

【新书评】

生逢乱世，
人人都是失败者

□禾刀

单就正视日本侵华这段历史，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在小说《我辈孤雏》中的表述应当远超前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只是简单质疑了日本人对历史的心头疑问，而石黑一雄则是直接以主角方式，将触角伸到了这场残酷战争的第一线——包括那个他自认为善良的小时候的日本玩伴秋良，尽管手上沾满了中国妇孺的鲜血，但丝毫没有悔意。

这是一个二战背景下的故事。来自伦敦的知名神探班克斯从小本来生活上海，然而九岁时父母先后突然失踪。多年以后，功成名就、带着神探光环的班克斯重回上海，总算查清了父母失踪的真相——与他一直以来视父亲为英雄的想象截然相反的是，帮助英国公司贩运鸦片的父亲生性懦弱。母亲黛安娜倒是一直高举反鸦片大旗，但失去父亲的经济来源后，生活迅速反转，最终被军阀挟持为小妾。班克斯自以为安定舒适的学习环境来自于姑姑的赞助，实际上是母亲与军阀“有约在先”的结果。

2000年石黑一雄推出了这部小说，并获得当年布克奖提名。布克奖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石黑一雄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而在《我辈孤雏》推出的前一年，他刚刚凭借《长日将尽》将布克奖揽入怀中。2017年，石黑一雄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

《我辈孤雏》此前引进版译名为《上海孤儿》，有借鉴狄更斯《雾都孤儿》嫌疑。从本书情节来看，前者立意明显胜过后者，但是先入为主常常左右公众的第一认知，事实上这是一个打破儿时美好记忆的作品，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普遍失败者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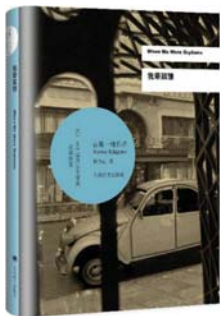
故事里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即便像班克斯这样的神探，其前道路背后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真相。除了父亲形象的反转，故事里原本安排了两个女性的英雄主义角色。一个是象征传统英国人的黛安娜，一个是象征英国新生代的莎拉，但两位英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迅速坍塌。失去经济支撑的黛安娜不但抗争无力，且很快被身边最亲近也是被暗恋的对象出卖，丧失自由；踌躇满志的莎拉，最后也不得不失望中离开那位原本寄予厚望的爵士丈夫。众所周知，爵士是英国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作为最应发挥作用的上层社会，最后沉迷于虚幻赌博式的逐利游戏中，这其实也是英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角色的某种折射。

石黑一雄在写到鸦片贸易时花费了不少笔墨，班克斯的父母就与鸦片关系密切。当班克斯重回故地后，那些“客居”上海的英国人丝毫没有检讨过去鸦片贸易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反倒以各种低劣的理由加以狡辩。或因此，班克斯对日本人的铁蹄表现得比较麻木，甚至还将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秋良解救了出来。至此，班克斯身上那所谓的成功光环也黯然失色。

石黑一雄还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讽刺了那些生活在租界里的英国人。“神探”班克斯之所以被他们看成救星，是因为他们确信班克斯所办案子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而近在咫尺的隆隆炮火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只不过是供他们夜晚观赏的绚丽焰火。后来的事实表明，因为这些麻木心理，英国人最终在“二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一个细节很有趣。小时候原本善良的秋良一直说自己“不够日本人”，“对不起日本血统”。当时的班克斯也因此感叹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够英国人”。多年后，秋良终于以亲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的方式，实现了“够日本人”的愿望。而班克斯“够英国人”也不“够英国人”，一方面他终于拥有绅士的耀眼光环，出入上层社会，受人尊敬，另一方面他的锲而不舍，又无意中揭开了英国人自身的虚伪“伤疤”。

战争就是毁灭的机器。在强大压力下，人性往往也会随着社会机制一同扭曲。当扭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大气候时，人人都可能沦为失败者，包括班克斯这样表面看似“根正苗红”，冠冕堂皇的人物亦难幸免。



上海译文出版社
石黑一雄 著
《我辈孤雏》



【创作谈】

老济南的风物之美与《老实街》

□王方晨

虚构的街巷

我生活在济南，写了本以城市现代化进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老实街》，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是老济南的一条老街巷，内容是老济南的风土人情，反映世道人心。

很显然，这只是我的虚构。济南有名的老街巷有很多，跟老实街的“老实”有牵连的，有道德街、宽厚所街。我的老实街在哪里？我把它安在了老西门城墙根那一带，在狮子口街和旧军门巷之间。最早的时候我把它写成横着的，东西向，后来发现东西向的话，人物不好走出去，就给掉过来了，成了南北向，有前街口、后街口。老实街头有个漆心泉。

实际上，我的这条老实街，综合了济南所有的老街巷。最为相近的，应该是泉城路北幸存的鞭指巷。我去看过多次，是个半边街。只剩一半，那里还有一些老房子、老店铺。很多年前，有朋友带我去泉城路北的老街巷游玩，忘了那条街的名字，想再找它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了。所有的街道跟我记忆中的都不一样。就是在那条街上，我遇到了一个剪纸艺人。写在小说里，就是剪纸艺人老祁头。连他让我看《齐鲁晚报》对他的报道这件事，我也写了进去。

老街巷的生活是什么情况？肯定不像现在的现代小区那样。道路狭窄、拥挤，公共厕所少，下水道堵塞，取暖、供水等条件都可能跟不上。平心而论，很像一个大乡村。当年，我还不熟悉济南的时候，去过省政府的一家单位，从办公室窗口往外一望，吓一跳。眼前是乌压压一大片低矮的平房。这可是在省会，在一座现代城市的中心，这样的景观从高处看，的确有些令人惊奇。

当我们身处其中，走在这些老街巷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他们大多数是北方的一些传统民居，虽然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但是仍能够从中看出一些美感。墙上有碾头、戗檐砖，门窗上有雀替、走马板，屋顶上有瓦当、滴水、博风

老街巷里的人间烟火气

老街巷里的生活，充满着烟火气。写烟火气就离不开美食名吃。在《老实街》里，就有一群老实街人在津津有味地谈论汇泉楼的糖醋鲤鱼做得怎么地道，要做大宴，即便不要通天鱼翅，但糖醋鲤鱼、活鱼三吃、银丝卷这三样，“断乎得有”。有人还夸赞，燕喜堂的“全家福奶汤、蒲菜奶汤、鱼肚奶汤，没的比”。听他们这口气，好像老济南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吃家子”。

说到的这些，多是宴会上的大菜。我们说点跟日常联系紧密的老济南小吃。《老实街》里有合锦菜、酥锅、黄蘑鸡、熟藕、高粱饭等。我对合锦菜的印象较深。几十年前，在农村的时候，下饭常用的还是自家腌制的苕蓝疙瘩。但我去上初中，食堂能吃到合锦菜，发现特别好吃。奇怪的是里面像鹿角似的花菜，那是第一次见到，脆脆的，不留渣。里面的花生米当然味道更好。《老实街》的写作实现了我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当时感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不能放过好好用文字描写一番。编竹

板。四合院由正房、厢房、耳房、倒座组成，大门里面还有影壁。影壁上的图案，很多人都见过，但不见得能叫出名来。有了院子就有院门，根据柱子的立法，就分为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随墙门。金柱大门，门柱可不是金色的。这在我们济南民居中，规格是最高的，一般都是富商人家，有地位的人家。比如鞭指巷的状元府。其次是蛮子门。蛮子门的进深较浅。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叫法带有地域歧视色彩，但它全国通用，教科书都这么写。蛮子门一般是南方人家的院门做法。因为南方雨水多，为了不让路人在自家门外避雨，门柱就往外挪，进深就浅。南方人迁徙到北方，也改不了这习惯。如意门和随墙门就只是普通百姓的住所。

这些院门在《老实街》中都有涉及。阅读这本小说，你看人物住在哪种院门里，也会感受到一种历史沧桑感。最高级的金柱大门，是九号院。谁住那里？是人长得咋样，混得潦倒的小耳朵。他倒是异人。还有一个叫老简的，是个工厂退休干部，是他在“大马士革剃刀”这章中，发现街上躺着的一个怪物，是被剃光毛的猫。昔日显赫门第，如今已沦落民间，成为了一个拥挤不堪的大杂院。

在老济南的老街巷里，散落着许多有保存价值的老宅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状元府。我把它搬到了老实街。还有高都司巷里那些大商户留下的宅院，也搬到了老实街。比如小说里写到的苗家大院。我还写了一个叫老花头的老实街人，他的祖上开纱厂、开面粉厂、开饭店，生意做得很大，其实原型就住在高都司巷。

小说中涉及的最有名的就是济南老火车站。老火车站的拆掉，是老济南人心中永远的痛。小说中有个情节，就是老实街的一个孩子独自跑去看火车，结交了铁道北边威丰街上的一个搓澡工。

老实街里有许多市井商铺，比如吴家纸扎店、杜福胡琴店、无敌照相馆、竹器店、那些小卖店、李铨发制笙店、苗家生药铺等等。大多数是我的虚构，只有杜福胡琴店是实有其店，却是在鞭指巷，是我照搬过来的，但小说没有它的多少内容。其他写到的齐鲁金店、宏济堂、燕喜堂、汇泉楼、心佛斋、府前街上的古籍书店等等，这都是老济南人耳熟能详的老字号。

老实街上的济南人，一抬头，就是千佛山，一低头，就是水，泉水。老实街有个马二奶奶，口口声声说过很多次，要去千佛山拜佛许愿。编竹匠女儿怀了私生子，肚子大起来，一个邻居就偷偷给她娘出主意，要她们去千佛山兴国禅寺求些陈年香灰，吃了就把胎打掉了。

老实街上的泉子有很多，墙下泉、灶边泉，床底下也会有泉。老实街上的漆心泉，是在老实街头。为什么叫漆心泉？我是要让这清澈的泉水，洗涤我们的心。还有一眼浮桴泉，就是从床底下发现的。这两个泉名都是虚构，你找不到。

匠女儿带着爱情的喜悦，路过酱菜店，从酱菜店玻璃上看到了自己满脸春色，便呼叫要买合锦菜。

老济南风物之美，就这样被我写进了一部长篇小说里。它们无不有根有据，给作品带来了特别突出的真实感，也会让每个对济南充满感情的人、了解济南或想要了解济南的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想象在我们熟悉的场景中，会走来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多么有意思啊。这些风物，因为存在得久了，实际上在很多人眼里也都变成了寻常物。

文学作品离不开人物，离不开故事，离不开现实世界的种种物事。它会写到无数的人间风物，展现风物之美，但是不可能是一本风物志。文学的写实，不是把现实世界、现实事件，照搬到纸面上，而是经过作家的创造，获得更高的审美。所以，我们欣赏小说里的风物之美，也是在品味我们自己的人生之美。拿上一本《老实街》，泡下一壶茶，在某个周末的上午或下午，开始吧。



作家出版社
王方晨 著
《老实街》